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主 编 杨金海 李惠斌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研究读本

姜海波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主 编 杨金海 李惠斌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研究读本

姜海波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研究读本 / 姜海波编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6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 杨金海 李惠斌主编)
ISBN 978-7-5117-1793-1

I. ①马… II. ①姜… III. ①《哲学的贫困》- 马克思
著作研究 IV. ①A811.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8118 号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研究读本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薛晓源
责任编辑 李媛媛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邮编: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5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 cctphome.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720 × 1020 毫米 1/16
字 数 326 千字
印 张 22. 75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6. 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 66509618



中央编译局文库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Literature

中央编译局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贾高建

副主任：俞可平 魏海生 王学东 陈和平 杨金海

委 员：贾高建 俞可平 魏海生 王学东 陈和平 杨金海
柴方国 何增科 季正聚 郝卫东 张文成 曹荣湘
卿学民 刘明清 薛晓源

中央编译出版社文库编辑中心编辑小组

薛晓源 苗永姝 李媛媛 盛菊艳 薛迎春 董 妍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顾问委员会

贾高建 俞可平 顾锦屏 庄福龄 陈先达 赵家祥 詹汝琮
李洙泗 张钟朴 冯文光 安启念 韩庆祥 李小兵 张曙光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编委会

主 编 杨金海 李惠斌

副主编 薛晓源 林进平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典顺 韩立新 江 洋 李百玲 吕梁山
苗永姝 聂锦芳 闫月梅 杨学功 姚 颖
张 盾 张云飞 郑 锦

总 序

呈献给读者的这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丛书，旨在立足于21世纪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现实，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重要著作以及有关专题思想重新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解读，供广大读者特别是致力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读者阅读使用。计划出版40种，三年内陆续完成编写和出版工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文本，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在我国学术史上，曾编写和出版过不少关于经典著作的读本，包括各种注释性读本和导读性读本，对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读本也越来越显出历史局限性。比如，以往对经典著作的解读视角较旧，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够全面；解读的经典著作范围较小，视野有限；解读所依据的文献不足，深度不够等。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自2004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学、研究以及普及工作不断加强，这就迫切要求对经典著作重新进行解读。

同时，这些年我国学界有关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不断推出，为更好地解读经典著作提供了可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人类文明的深入推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对经典著作的研究不断深化，解读视角发生重大转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例如，以往由于受革命实践的影响，我们较多地从社会主义“革命”视角去解读，而较少从社会主义“建设”视角去解读，因此，较多地注重研究其中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而较少研究社会和谐发展、人的全面发

展等思想。革命胜利后，仍然沿袭了这种解读模式。这就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片面性。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新社会建设思想，恰恰是这些长期被忽视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说更有意义。近些年来，我国学者自觉地从“建设”视角研究经典著作基本观点，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就。又如，过去对经典著作的解读主要限于对若干重要经典著作的解读，如对《共产党宣言》等五六部名著有较为详细的解读，对其他著作的解读不多。即使有收文较多的导读性读本，但常常由于篇幅所限，也只能对这些著作进行简要介绍，不可能对每一部著作展开研究。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在逐步发生变化。研究经典著作的专题成果越来越多。再如，近年来新的经典著作编译成果和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大大拓宽了人们对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的理解。加之这些年我国学界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他们的外语水平较高，知识储备较多，研究方法较新等，对经典著作的研究和理解也更有新意。这些都为更好地解读经典著作提供了新的时代条件。

为了继承前人研究的成果，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总结这些年我国学界编译、研究经典著作的成果和经验，比较全面系统地解读和阐释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中央编译局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并对该项研究提供了基金资助。课题组不仅在局内组织力量进行研究，而且向社会公开招标，争取到社会力量的支持，一批有造诣的中青年专家参与到课题研究中来。经过课题组同仁两年多努力，已经形成一批研究成果，并将继续补充、完善并陆续推出。这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丛书就是这些成果的集中体现。

本丛书力求体现如下特点，这也是丛书编著工作所力求遵循的原则：第一，体现全面性和系统性。本丛书不仅对经典作家的名著进行解读，也对其他重要著作进行解读，还要对经典作家的一些重要思想，如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等，进行专题梳理和解读。不仅从“革命”视角，而且从“建设”视角，全面、系统地梳理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力求使这套丛书成为收文最全面、解读最系统、

最能够反映经典作家著作全貌的学术成果。第二，突出文献性和考证性。每一研究读本的写作，力求充分反映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特别是要充分反映我国新时期在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方面所发现的新文献、取得的新成果。在此基础上，要对经典著作形成的历史背景、国内外传播、原著重要思想观点及其流变，以及后人对这些观点的理解等，进行考证研究。如果说过去的解读主要是“注”的话，那么，这套读本则要进一步体现“疏”的特点。通过这种“注疏”性考据研究，不仅使读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这样，也能够为学界进一步研究提供尽可能丰富的文献资料。第三，力求权威性和准确性。一方面，研究读本所依据的经典著作文本力求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主要依据中央编译局所编译的最新译本，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全集》第二版、《列宁专题文集》等。对还没有新译文的文本，可以采用旧译文。同时，适当参照外文版本，进行比较研究。另一方面，所依据的其他文献资料，也力求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要选择国内外在该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专家学者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和最有影响力的文章。

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采取大致统一的研究和写作框架。除导论外，各个读本均有五个部分组成。一是历史考证部分，其中包括写作背景、国内外主要版本和传播考证等；二是研究状况部分，包括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三是当代解读部分，包括对经典著作的内容简介，对已有研究观点的疏正，对重要理论观点及其当代意义的阐述；四是原著选编部分，根据经典著作的不同情况，或采取全选的形式，或采取节选的形式，均采用中央编译局的最新译本，个别读本同时选编原著的旧文本，以方便比较研读；五是附录部分，包括3到5篇关于本著作的国内外有一定权威性的研究文章，以及进一步研究需要参考和阅读的文献资料。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经典著作的研究，往往会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所以，尽管我们在组织编写工作中努力体现上述原则，但这些读本的观点不一定都具有代表性，更不可能与每一位读者的观点完全

一致。加之作者研究角度不同，水平各异，每一读本的结构、篇章、内容、观点都不尽相同，其权威性程度也不尽一致。其中很可能有疏漏和错误之处，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该丛书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中央编译局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始终给予鼎力支持。国家出版基金将该丛书列入 2012 年资助项目。中央编译出版社为该丛书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并最终立项，以及为丛书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本丛书中收入的译著和文章的译者、作者和出版者同意我们使用相关的著作版权。该项目顾问委员会的专家对丛书的编写工作给予热情指导，编委会成员和课题组同仁为丛书的编写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编辑委员会

2013 年 6 月 16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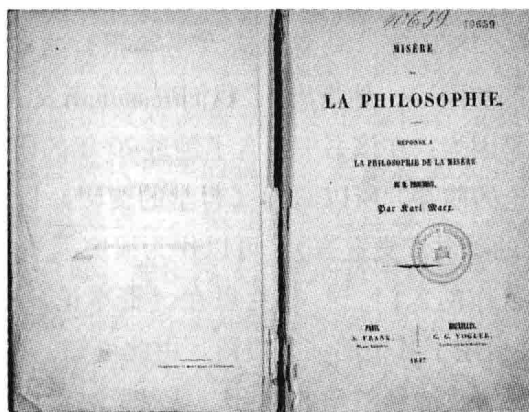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部分 历史考证	11
第一章 写作背景	13
一 蒲鲁东及其著作	13
二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最初评价	20
三 唯物史观的形成与马克思态度的转变	29
四 国际工人运动与蒲鲁东的消极影响	35
第二章 国外主要版本和传播情况	39
一 《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及欧美 世界的传播	39
二 《哲学的贫困》在苏联的传播	44
第三章 国内主要版本和传播情况	49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版本与传播	49
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版本与传播	54
第四章 《哲学的贫困》与 MEGA ² 编辑	56
第二部分 研究状况	63
第五章 国外研究状况	65
一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20 年代	65
二 十月革命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	70
第六章 国内研究状况	79

一 写作背景与研究现状	82
二 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83
三 现实意义	84
第三部分 当代解读	87
第七章 《哲学的贫困》的结构与主要内容	89
一 批判蒲鲁东的经济学	90
二 批判蒲鲁东的哲学	101
第八章 《哲学的贫困》的重要理论观点	121
一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121
二 作为劳动时间的价值	129
第四部分 经典著作选编	137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	139
马克思 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	242
恩格斯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	253
马克思 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	267
马克思 关于“哲学的贫困”	275
马克思 蒲鲁东对财产的起源问题的错误看法	277
第五部分 附 录	283
附录 I 研究文献精选	285
一 弗·梅林：《马克思反驳蒲鲁东》	285
二 德拉-沃尔佩：《关于〈哲学的贫困〉（1847）》	300
三 阿·伊·马雷什：《〈哲学的贫困〉是〈资本论〉的萌芽》 （节选）	311
四 瓦·图赫舍雷尔：《马克思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承认和这 一理论在〈哲学的贫困〉中的运用》	320
附录 II 我翻译《哲学之贫乏》的经过	334
附录 III 延伸阅读书目	343

导 论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以下简称《哲学的贫困》）是卡尔·马克思于1847年7月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的著作，这部著作在马克思有生之年没有再版。



《哲学的贫困》1847年法文版封面

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①，马克思本人的这段论述足以表明，《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对于这部著作的核心要点，我们可以在马克思1865年于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17和18号上发表的文章中看到，他说，“为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页。

评价他的两卷厚厚的著作，我不得不介绍您看一下我的那部反驳他的著作。在那里，我指出了，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并且指出了，他是如何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① 另外，蒲鲁东“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可以用来先验地构想某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的所谓‘科学’，而不是去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直到蒲鲁东 1865 年去世后，马克思仍然坚定地认为，《哲学的贫困》“尽管非常严厉”，导致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友谊“永远结束了”，但“每个字都是正确的”^②。1880 年，马克思应《平等报》之邀写了一篇短文，即《关于〈哲学的贫困〉》，他指出：“我们决定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初版已售完），是因为：在该书中包含了经过 20 年的研究之后，在《资本论》阐发的理论的萌芽。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8 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多次提到了《哲学的贫困》并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段落。由此可知，在《哲学的贫困》中，由于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有了初步的科学认识，同时，他还对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初步的描述，这就使得《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过程中添上了浓重的一笔，并奠定了马克思作为“第一小提琴手”的理论地位。

恩格斯始终高度评价《哲学的贫困》。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5 至 1846 年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新世界观的基本原理，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官方和出版商的联手阻挠，它未能出版。恩格斯在 1847 年 3 月 9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不管是《哲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 页。

② 同上书，第 20—2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425 页。

的贫困》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都多么迫切需要尽快发表”，但是，如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会妨碍《哲学的贫困》出版，那就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搁一旁算了”，因为出版《哲学的贫困》一书要“重要得多”^①。恩格斯的理由是：虽然新的世界观已经形成，但仍然不为世人所知，一些错误的思潮（如蒲鲁东主义）却在工人运动中泛滥成灾。为了扭转这种现实的局面，《哲学的贫困》的出版就显得尤其迫切和重要。这里得不出恩格斯轻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结论，因为新世界观的“公开问世”与“创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1847年10月25日，恩格斯见到另一位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二人进行了长时间交谈，恩格斯已经把马克思看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并向马克思转述了与路易·勃朗的谈话，“您可以把马克思先生看做我们党（就是说，德国民主派中最先进的一派，我在他面前就是这一派的代表）的领袖，把他最近出版的反对蒲鲁东先生的著作看做我们的‘纲领’。”在此之前，马克思曾将《哲学的贫困》寄给路易·勃朗，但是不清楚他收到与否，恩格斯提到，“他如果没有这本书，我就把我的一本给他”^②。1884年10月底，他在为《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中指出：“本书是1846年到1847年那个冬天写成的，那时候，马克思自己已经弄清了他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特点。当时刚刚出版的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使他有机会阐述这些基本特点。”^③1885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写道：“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主义宣言》中间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阶段，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④在编辑《资本论》第二、三卷时，恩格斯多次提到《哲学的贫困》，并屡次提醒读者要去阅读它。因此，在恩格斯看来，《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8、460页。

② 同上书，第484—485、48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的地位是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的第二章中，明确地把马克思在1847年初同蒲鲁东论战时写的《哲学的贫困》和在其后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并列称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头两部著作”^①，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史上，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具有同样的地位和作用，都已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理论特色。另外，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反驳米海洛夫斯基时谈到，“他读了《哲学的贫困》，竟看不出那里对蒲鲁东社会学的剖析，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看不出对蒲鲁东所提出的解决各种历史问题的办法的批判，是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的”^②，在列宁看来，《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都是在叙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尤其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梅林在《马克思传》中评价《哲学的贫困》时谈到，从这部著作出版以后的情况看，马克思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蒲鲁东对法国工人的影响有增无减，以致马克思以后还是要和蒲鲁东、蒲鲁东主义打交道。但是，“《哲学的贫困》一书的价值以及它的历史意义，丝毫也没有因此而减色。这部书不但是马克思生活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也是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梅林进一步解释说，“在这部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之点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阐发。这些原理在马克思过去的著作中都曾经出现过，不过在那里它们只是像火星似的偶一闪现罢了。后来他也对这些观点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但正是在反驳蒲鲁东的这部著作中，他以一种无往不胜的论战所特有的令人信服的明确性发挥了这些原理。”^③梅林在谈到此书时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欣喜，他写道，“这个基本论题^④也就是《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基石。这部书中所包含的光芒四射的丰富思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③ 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3页。

④ 指的是唯物史观。

想，就像集中于一个焦点似的集中在这个基本论题上”，与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的著作不同，《哲学的贫困》的特点是异常的简练和明确，梅林比喻为“船已不再是在沼泽上逡迤行进，而是乘风破浪地扬帆疾驶了”^①。

以上论述都表明了《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的重要地位。当然，梅林和列宁一样，都没有看到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文，他们的比较主要是基于《神圣家族》和《哲学的贫困》之间，但他们的评价对于读过《哲学的贫困》和《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的人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在此还需提及另外一个方面。蒲鲁东在其《贫困的哲学》尚未面世时就已经知道马克思在写作一部批判自己的著作并准备对马克思的批评作出反驳，他在1847年5月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依我之见，用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我的即将问世的一部著作（正在印刷中）将会使您详细地认识到我的观点。亲爱的哲学家，这就是我眼下的态度。希望它不是错误的，如果您要责打我，我是要报复的。”^②实际上，当《哲学的贫困》于1847年7月问世时，蒲鲁东却对马克思的批评保持沉默而并未出手“报复”。目前，有足够的材料证明，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出版，蒲鲁东就认真地阅读了该书，并作了详细的批注。蒲鲁东生前并未发表这些批注，直至20世纪20年代初才被公诸于世^③。蒲鲁东的所有批注写在原法文版页边的空白处，编者在蒲鲁东的批注所涉及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文本部分标出了1847年法文版的页码，并在括号中标出1908年法文版的

① 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4页。

② *Selected Writings of Pierre - Joseph Proudho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tewart Edwards, Translated by Elizabeth Fraser,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69, pp. 151 - 152.

③ 蒲鲁东于1865年过世后，其手稿一直由家人保存，其中包括蒲鲁东从1843至1862年间所做的大量笔记和批注。直到1947年，蒲鲁东的女儿去世后，这些手稿才被交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因此，1867至1870年巴黎版26卷本《蒲鲁东全集》以及1866至1875年巴黎和布鲁塞尔版8卷本《蒲鲁东遗著集》均未能收入蒲鲁东读《哲学的贫困》的批注。1923年，批注才被收入新编的《蒲鲁东全集》。蒲鲁东读的是马克思1847年巴黎版《哲学的贫困》，其所做的批注被以附录的形式首次发表于1923年巴黎新版《蒲鲁东全集》第一卷下册中，编者给该附录加的题目是《蒲鲁东与马克思》，编者还写有按语。

页码，以便读者阅读和查找。蒲鲁东的批注共计 69 段，所涉及的马克思文本有 57 段。批注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的分布情况是：“第一章 科学的发现”只有一个批注，在“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蒲鲁东写下了 68 个批注，而这 68 个批注又集中于第一、二节，第三节只有两个批注。显然，蒲鲁东是默认了马克思在第一章中对他的批评，没有做出任何反驳，他只是在马克思所引的布雷的话，即“政治平等作为目的是错误的，作为手段也同样是错误的”旁边，写下“是”的字样。除此之外，蒲鲁东在阅读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时似乎感情失控，使用了不少攻击、甚至谩骂的语言。譬如，“厚颜无耻的诽谤”、“胡扯”、“剽窃”、“还算人吗！”，在他读到马克思的批评之后，他突然在笔记本中插入这样的话，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绦虫”，又称《哲学的贫困》是“谩骂、歪曲和剽窃的罗列”。^① 对于蒲鲁东的这些反应，除马克思本人在 1865 年提及外，梅林、费多谢耶夫、麦克莱伦等传记作家都曾提到。蒲鲁东对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批注既反映了蒲鲁东的基本态度，也进一步证实了蒲鲁东难以对马克思的批评作出公开反驳，蒲鲁东的批注中并没有关于内容的实质性反驳。这部著作成为两个人论战的高峰^②。蒲鲁东对《哲学的贫困》的评价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中一度流传，迷惑了很多，马克思本来很可能打算予以回应，但是因为家事和 1848 年革命而搁置了。

前面提到，《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生前仅仅出版了唯一的法文版，然而，马克思本人对这个法文版本很不满意，因为书中充满印刷错误，甚至影响到对内容的理解。他在给海尔维格的信中说，“你在巴黎还会收到一份我的法文著作的勘误表。个别地方没有这份勘误表是看不懂的。”^③ 1872 年 11 月，李卜克内西建议马克思准备出版《哲学的贫

① 参阅朱进东：《蒲鲁东对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反应》，载《南京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2 期，第 83 页。

②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69 页。